

尘封四十载，史上“最美西游”再度归来

2024年，刷屏，热搜，各种联名，各种周边……无论你是不是游戏玩家，《黑神话悟空》都闯进了你的生活。《西游记》的故事被无数次改编、演绎，从连环画到电视剧，从电影到游戏，悟空的身影无处不在。或许每个人心中的悟空形象各有不同，但在众多的《西游记》艺术创作作品中，有一部彩色《西游记》极具东方美学意蕴，精彩绝伦，始终令人无法忘怀——它就是20世纪80年代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彩色《西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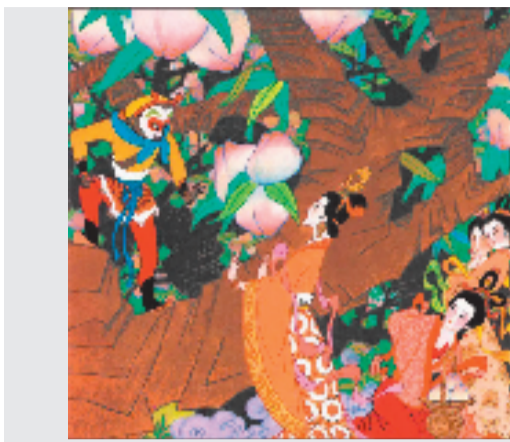
四十年前，在辽宁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蓬勃发展时期，有一套彩色连环画与众不同，它曾先后入选全国第六届和第七届美术作品展，它就是被全国连友们津津乐道的“最美西游”系列丛书《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大战红孩妖》和《真假美猴王》。说它与众不同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出版业受印刷技术的限制，彩色连环画几乎为出版领域空白。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最美西游”每套胶片在印刷机上反复套色印刷高达八次之多，并且以其套色精准、绘画精美、色彩艳丽，出版伊始英文版版权就输出海外。

史上最美之彩色西游

我们如果与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刘继卣先生创作的四幅具象彩色组画《大闹天宫》和197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彩色电影动画版《大闹天宫》相比较，前者为单幅故事具象创作表现风格，后者为电影动画艺术表现风格，均为《西游记》故事中“大闹天宫”故事的片段，按照我国连环画出版创作核心属性，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出版。那么，再与195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色《孙悟空大闹天宫》《孙悟空大闹水晶宫》《芭蕉扇》三册连环画和1962年外文出版社彩色《西游记》对比，辽宁美术出版社这套彩绘《西游记》其装饰绘画表现形式，鲜活的人物形象设定和绚丽唯美的色彩搭配，都远超国内其他版本，使其成了中国连环画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彩色“最美西游”。

打破常规之传承有序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彩绘“最美西游”系列



《最美西游》(内页插图)

吴承恩/原著 潘彩英/改编
林震 费长富 辛宽良 张秀时/绘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丛书绘画语言打破了我国传统连环画固有的具象创作表现风格，使用全新的装饰绘画表现手法，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无疑是需要勇气，也是十分罕见的。这是与《东北画报》(辽宁美术出版社前身)总编辑张仃绘画思想分不开。张仃先生与张光宇先生亦师亦友，他们均对中国传统绘画语言有深度研究和理解，特别是张仃在1979年创作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壁画《哪吒闹海》以其传统经典装饰绘画风格蜚声海外。我们在辽宁美术出版社这套20世纪80年代初期彩绘《西游记》中看到了这种传承和借鉴，特别是书中高度概括、机智勇敢、俊俏可爱的悟空和哪吒形象，无不体现出对中国传统绘画语言的高度凝练。

精英荟萃之气势磅礴

四十年前，辽宁美术出版社组织创作这套彩绘“最美西游”，邀请了社里最擅长古典人物绘画的辛宽良、林震、费长富、张秀时四位主创精英。其中才华横溢的辛宽良最

为连友们熟知，他创作的《李自成》《前汉演义》《岳飞传》等作品充满视觉震撼力，笔墨酣畅淋漓。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著名连环画画家、《连环画报》主编孟庆江先生曾评价辛宽良为“不可多得的东北顶尖级连环画大家，当年辛宽良《前汉演义》整体人物形象设定精准度更是震撼人心”；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和著名画家宋雨桂先生也曾评价辛宽良为“专业最为出色，连环画大家”。正是四位主创精英在历时三年的创作中认真研究文稿，从草图创作、人景设色到墨线勾描，精诚合作、精雕细琢，使整套作品品位高雅，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影响深远。

造型夸张之精彩绝伦

“最美西游”整套作品的形象选择了夸张人物设定，在服饰、器物上更多地汲取了中国传统经典装饰纹样、雕塑绘画的艺术精髓，线条流畅且苍劲有力，构图主次分明且张弛有度，极具东方美学意境，是国内以装饰绘画语言表达《西游记》中的巅峰之作。书中羞涩可爱的唐僧、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形象设计让人忍俊不禁，同时将凶残狠毒、诡计多端的白骨精，倔强、泼辣的铁扇公主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

这些经典人物的深度刻画和精准的造型把握无不凝聚了四位优秀主创对《西游记》故事中人物形象的深度解读和思考，正是他们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使得这套作品赢得了国内外众多荣誉和掌声。

多方努力之重现经典

今天，当年“最美西游”主创人员大多已相继离世，这部极具东方美学韵味的“最美西游”已成绝版，中文版市场溢价早已过万，英文版更是一套难求。辽宁美术出版社为纪念四位主创前辈和这部不朽之作，于2023年经过多方查找、修版、打样、电分、校色、修图等不懈努力，在多位编辑夜以继日几十次往返印厂上机测验中，选择了最佳的纸张和最优品质的油墨，终于还原这套彩绘“最美西游”的昔日风采。

(辽宁美术出版社供稿)

解构已作之艺 推原造物之意——读《美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九讲》

■ 裴伟

江苏镇江王川的新著《美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九讲》出版，该书是讲稿式的读本，赏析的是传统工艺美术范畴的陶器、青铜器、漆器、建筑、玉器、石雕、服装、金器、瓷器等九大类传统器物之美，书中“美器”姿态万千，瑰宝如云，在这里，我们可以放缓忙碌的脚步，感受独属于中国匠人的生活美学。

薪传与心传。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王起有一首诗“生命有限亦无限，历史无情还有情。薪尽火传光不绝，长留青眼看春星”，颇有理趣，我们不免从工艺美术发展史“薪传”而想到“心传”。综观这些“美器”史，这些不留名的匠人不仅是衣钵薪传的佼佼者，更是法门心传的弄潮儿，故而能做到了“守格”和“变格”。

古人与后人，当然不能“颔首相望”，但今人在存世美器之上，可以找到先人的精神脉络，其中环环相扣的线条、无止境的生命律动让人玩味不尽。

理念与悬念。真正能够让读者长时间坐下来阅读的，是整个章节内容，而非一个标题。有了主要悬念，接下来就是悬念的设置，最可怕、最悬疑、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物，往往在读者自己的脑海里，读者缺乏的就是一些离奇的、支离破碎的素材，有了这些素材，读者就会打开想象的大门，将事物更加离奇化。

作者在对彩陶演变艺术赏析中不仅传递了美的知识，还将许多悬念破解，让人读来饶有兴趣。如半坡出土的尖底瓶，并非是出于盛水不能“自满”的道德思考，而是古人在创造出这种奇特的尖底瓶时并没有孔子想象的那么复杂，是受生活条件限制，无桌椅置放，尖底瓶安在三脚架上接受火烧，尖底瓶可以让火焰顺着瓶形上舔，迅速包住半瓶身体，显然比平底器皿更大地接受热量。

知识与器识。从人类文明发展开始，器物就是人类



生活文化的代表者，人类文明的进化，器物也自然随着改变，器物的转变也就是生活品质文化的重要体现。作者不仅是教书育人的教师，还是一位杂学旁搜的博物学家，观察美器时全面细致、实事求是并随时随地记录，在普及美器知识的同时，着力提升受众的器识。

“器识”一词，最早是用来形容人的。“器识”实际上是两个词，一是“器”，是指器量、器度；二是“识”，是指见识，即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能力或认识水平。对于一本书来说，“器识”之有无，之高下，确实是大大为紧要的。

闻名中外的南朝石兽是江苏人最为熟悉的文物，作者是积淀厚实、经历丰富的文化学者，决定了对它们的艺术特色解析不同于常人，他认为南朝石兽的造型受了中东“拉玛苏”的影响，工匠们在它们的双肋加上羽翅，成了陆空双栖的灵兽，超越了人间与冥间的界限，从而具有无比的威力。总之，《美器》的九章析读，不仅“解构已作之

艺”，还“推原造物之意”，给现代读者带来眼界和器识的提升。

物质与材质。王川是工艺美术设计师出身的文化学者，熟悉各类材料材质的自然属性，特别是本质和优点，他通过对材料和材质的共同关注，把中国艺术史中的不同时段联结在一起比起“图像”和“物品”的角度，王川对“物性”和“材质”的研究在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探究艺术品的创造和意义。沿循这两个维度，《美器》作者主动地思考艺术创造与物质文化及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把中国工艺美术中的诸多品种和特性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性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这些工艺材料自身特性的基础上发展成的一整套与之相应的处置技术。或者说材料的特性决定了一定的工艺、加工方法和艺术方法。材料不仅决定了一定的加工材料的工艺技术而且决定或规定了一定的装饰方法和艺术表现风格，材料确定着形式，材料“使人感觉到风格”。如作者对唐代金银器制作分析，指出“如果器物表面全是平面，会影响到它的强度，大面积的平面如果捶打不平，就会在表面看到折光。把器型号做成不同的曲线，既能增加强度，互相支撑，也能减少凹陷的折光。在器物的表面在捶揲出浮雕图案，既好看，也增加强度，等于有了若干条支撑筋，这样的图案可以被加工成很高的凸起表面不至于破裂。”

王川从“艺”到“意”，分析了中国艺术中各种材质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技术演变以及感官体验等多个维度，通过精彩纷呈的案例分析，阐释“美器”如何成为礼仪交流的载体和宗教情感的表达，揭示这些美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承载的深远意义，为我们打开理解艺术与中国人精神生活相互影响的新视角。